

潮汐文丛

巫山一段云

彭荆风





127-1 484

彭荆风

巫山一段云

短篇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

TAL25/08

巫山一段云

潮汐文丛

彭荆风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2插页 100,000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200册

书号 10261·224 定价 0.58元

内 容 提 要

收入本书的八个短、中篇小说,有六个取材于十年动乱生活。其中,《八面玲珑》和《永远的告别》,鞭挞跳、窜于人生舞台上的某些丑类的龌龊灵魂;《姿阿鼠告状》和《香客》,描写某些被污染或扭曲了灵魂的人们的麻木和觉醒,《黑·红·白》和《海天辽阔》,歌颂不为恶势力所折的人们的崇高美德。这些作品构思新颖,文字洗炼,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没有公式化、概念化和雷同化之弊。收入书中的另外两个短篇:《海和贝壳》与《巫山一段云》,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感情真挚,笔致优美舒徐,也是值得一读之作。

彭荆风是当代颇有成就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鹿衔草》,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爱与恨的边界》、《雾茫茫》,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侏侏部落的火把》、《驿路梨花》、《绿色的网》及电影剧本《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与别人合作)等多部。本书是作家部分短、中篇新作的选集。

序

我是这样喜欢写短篇小说，但，又常常为自己的短篇不尽如意而苦恼。

美国作家辛格说过：“一个不成熟的作家可以写出一部不坏的长篇小说，却写不出一篇象样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较之其他体裁要求更多的经验和才华，作家必须通过令人信服的人物，将一生的经历写进仅仅几页篇幅之中。”

我经验不多，被迫搁笔近二十年；才华也不足，不象有些同志文思敏捷，挥笔即就。但，我并不因此而气馁。我愿努力学习。

现实生活中令人感动的事物多如恒河沙数，然而，要想把握他们，并把他们写进小说里，又谈何容易！他们似飘浮于高山密林的白云，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你还没看真切、揣摩清楚，他们已随风散去。这恐怕是不少小说作者深感为难的事。

但，云也有情。如果你能不避险阻登上高山大岭深入云的家乡，它也会真情地拥抱你。二十八年前，我和诗人公刘步行千里去到阿佤山时，就曾被白云亲昵地拥抱过。公刘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

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光采。”

我们要勇于攀山越岭追寻那美丽的云朵，在云朵飞进我们心灵的窗户时，也要紧紧拥抱它。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的小说当然应该写得真切动人。所以，我们要善于运用短篇小说这一形式；不仅要注意题材的选择、结构和语言，还要注意小说的色彩和意境。我们的文学前辈是深明此理的。可惜，我搁笔太久了，近年才从写作中略有所悟。

收入这本集子的八个短、中篇小说，是我近年所作。有对光明的歌颂，也有对黑暗的鞭笞，但，我很难准确说出哪一篇是属于哪一类。我是为歌颂而鞭笞，以鞭笞来拥护光明。可是，就这样，有些篇章还是招致了一些至今对“四人帮”的罪行还恨不起来的人的非难。在他们看来，“四人帮”可以横行，你却不能如实描写。这些人，在十年浩劫中是怎样过来的，也就可想而知了。看来，也是我们写作不力，没有小说中对这类人多加描绘，使他们及时清醒。所以，他们还会那样气壮如牛。

因此，我今后更要多写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

作者

1982. 7. 23. 昆明



目 录

序

● 黑 · 红 · 白	1
● 永远的告别	10
● 八面玲珑	19
● 娄阿鼠告状	34
● 香客	50
● 海和贝壳	68
● 海天辽阔	82
● 巫山一段云	150

黑·红·白

我刚关进这监牢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黑的。黑色的高墙，黑漆的铁门，黑布的囚服，黑铁的镣铐，还有囚徒们那阴沉发黑的脸孔……使我也自感坠入了一个黑色的底层。透过窄小的铁窗往外看时，阴云密布的天空也显得格外低矮乌黑。

当那个身材矮短、粗壮、满脸长着黑斑点的看守员，咣地一声拉开铁门，象甩一件废弃物品那样，狠力一掌把我推进这间牢房时，我眼前一阵发黑，踉踉跄跄地摔在屋内一个人身上。那人并不作声，只是默默扶住我。

我定了定神，才发现木炕上还坐着几个囚徒。一个个盘腿，闭目，象修真养性的和尚一样，枯瘦的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怕监狱看守员会看出他们内心的秘密。

我爬上炕，也找了个角落盘腿坐下，我不敢和别的囚徒说话，进这间牢房前，那个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看守员就严厉警告过我，不准说自己的案情，不准说自己的姓名、职业，更不准和其他囚徒交谈，否则就要严惩。说着还把墙角上那堆

重得怕人的铁镣指给我看。用意是，违犯了就要给我铐上镣。

这时候，我只好眼睛偷偷打量这牢房里的一切。我这才发现，刚才扶住我的是一个穿黑色囚服，头被剃光了的矮小老头，这时，他正蹲在炕前对着一叠白纸出神，那干瘦的脸上闪现着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变幻神色，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冷笑，一会儿愤怒。那叠纸是那样白，白得与这黑色的囚牢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后来我才知道，牢房里没有凳子，要我们写什么，只有这样蹲着，跪着写。这是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后，新委派的具有“造反”精神的狱吏，对我们这些所谓“黑帮”的恶意折磨。他们得意地说，只有这样，才会写得快。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老头面前那叠白纸还是没有半点墨迹。我猜不透，要他写什么？他为什么不写？

傍晚，那个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看守员又进来了。听见铁门一响，炕上的囚犯也立即低眉垂目，装出一副可笑的忏悔神态。

这看守员用眼扫了一下那一叠白纸，皱着眉头道：“怎么？又是白卷？”

老头也不回答，只是略微点了点头。

“你这是第三次了。”

老头还是不作声，这次连头也不点了。

“我早就劝告过你，不要固执。这样对你没好处。”

老头神色冷漠，好象没听见。

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被老头这种无动于衷的神

态搞得没有办法，生气地说：“我和你说不通。走，你自己和上边派来的人说去。”

老头略微整了整那显得过长、过宽，极不合身的囚服，默默地跟了出去。

过了几个小时，门外哐当哐当响起了沉重的铁镣声，声音由远而近，由小而大，刺激得我每一根神经都在发痛。铁门开了，我大吃一惊，却是老头拖着一副铁镣进来。

这就是我今天进监狱时，看见过的那副大铁镣，每一环都比大拇指还粗。阴森、狰狞、沉重，累得老头不时佝偻着身子，提着镣铐上的链子，艰难地挪动脚步。他大喘着气，额头上沁着汗珠，每走一步，铁镣就哗啦啦在水泥地上响一阵，在这高大的围墙里发出刺耳的轰鸣，震得我的心也在剧烈发痛。

炕上的囚犯也是脸如土色。这种用铁镣逼迫人写材料的手段，真是太残暴了。

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等老头坐定了后，又劝说道：“你这是何苦来？人家是上边专案组派来外调的，叫你写什么，你就写嘛！”

老头低着头望着铁镣，装作没听见。

管理员又说：“他们说，现在还不晚，只要写，马上给你开掉脚镣。”

老头用力抖动了一下脚上的铁镣，响得哗啦啦的。好象是说，你们想给我戴多久就戴多久吧！

气得那个管理员，脸上的黑斑点几乎都飞了起来，一脚

踢开铁门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他们是在逼迫老头写假材料。望着那副沉重的铁镣，那叠白纸，我心里一激动，眼泪也涌了出来。

老头那本来是冷漠的脸上，这时却显露出了极其温柔的神色。望着我，把头摇了又摇。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这种伤感情绪，赶紧擦掉眼泪，坐直了身子。

老头那干瘦的脸上，这才闪现了一丝难得的微笑，好象满意我这样做。

一天、两天过去。老头就这样拖着沉重的铁镣，忍受着残酷的折磨，任由那一叠白纸堆在墙角上，还是一个字也不写。那些坏家伙想把老头写的材料当炮弹，把那些好同志打进监狱，老头却一发也不给，别看老头沉默不作声，他是在用自己的身心保护着战友呢！

有几次，我想和老头说几句话，都被他用严厉的眼光制止住了。这牢房里，不仅有受难的囚徒，也有做了囚徒还想当狗的家伙，他们会去告密的。

坐在这个思想丰富的人旁边，却不能和他交谈，那就象望着一本内容精采的书，而不能读它一样，使我极其惆怅、烦闷，有时还很痛苦。

又过了一些日子。一天上午，那脸上长着黑色斑点的管理员，突然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对老头说：“走。上边有话，把你的脚镣开掉。”

老头一动也不动，神色严峻地逼视着对方，象要看透对方在搞什么名堂？两眼就如两团火，随时都会喷射出来。

“你怎么了？开镣是好事嘛！”这管理员被老头瞪得有些受不住了，就催着老头快走。

老头不但不挪动步子，反而弯下身去把那副铁镣摸了又摸。用意很明白，你不把事情说清楚，我情愿这么戴着镣。

管理员没办法，只好摇摇头折身往外走。

我知道那些家伙不会善休，等下又会怎么折磨老头呢？我着急得很。但，老头却安详地看看我，又看看那一叠白纸。示意我，不管他们软来、硬来，他都不会听从他们的摆布。

过了一会，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陪着一个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方头大脸的中年人进来。后边还跟着一个提着铁锤、铁钎的铁匠。

那中年人并不进来，只神气地站在门口，打量了老头一眼后，才说：“为什么给他戴这么大的镣呢？这不好。”

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急忙向铁匠作了个手势。铁匠就赶紧蹲在老头脚下，抡起铁锤叮叮当当几下，把铁镣砸了下来。

老头稍微移动了一下脚，并不站起来，脸上依旧是那副冷漠神态，好象他从来没戴过镣似的。

这使那中年人有点窘。他对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说：“是不是请他出去说话？”

管理员赶紧对老头说：“请你出去。”

老头固执地摇摇头。

奇怪的是他们这次却没有用暴力来拖老头，而是相互低语了几句。然后那管理员一边点头，一边对老头说道：“你宁愿出去也行，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他们这些狼却突然“尊重”起老头来了，这真是奇妙的转变。我虽然不敢作声，却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

这中年人走进牢房内，从公文包里掏出个小巧的录音机，又拿出几张打印的纸，说：“外边有人诬陷我们首长，还提到你了解首长1938年至1941年那一段情况。把红的说成黑的，是他们的卑劣阴谋，我们应该从爱护首长出发，给予回击。希望你写个材料驳斥这些人，以正视听。如果你不愿写，说几句也可以。”

老头皱起眉头在想，好象不明白这个首长是谁？

这中年人赶紧把那几张纸递了过去。

老头一看见纸上写的名字，就象受了强针刺激一样，一下从炕边上跳了起来，抓过那叠白纸，急急忙忙就要写。

这中年人没想到突然会这么顺利，满脸含笑，连连点头，不仅把自己的金笔拿给老头写，还叫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快去端个小凳子进来。

老头伏在纸上急速写开了。

中年人退了出去，却努努嘴示意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从旁监视着。

老头只写了几行字，就被那管理员惊慌失措地把纸抢了过去，气急败坏地对那中年人道：“他、他也说我们首长是、是叛徒。”

中年人眼睛都瞪了起来。但，还来不及发作，老头已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这两个家伙，嘴巴一动一动，好象想说什么。这中年人怕老头又会说出与纸上同样的话来，一边往后退，一边迅速把录音机塞进公文包里去。这家伙知道老头是个不好惹的人，有气没处发，就冲着那脸上长着黑斑点的管理员道：“你们是用什么办法管教犯人？真无能！”

管理员愁眉苦脸地道：“他太顽固了。前几次来外调，他也是不肯照着上边精神写。还说，‘黑就是黑、红就是红、白就是白。我不是油漆匠，你们要我把黑的涂成红的、白的涂成黑的，我不干。’如今，更顽固了，问什么，却连话也懒得说了。”

那中年人气得脸色发青，紧咬着牙进出了几个字：“你看怎么办吧？”

管理员冲出去喊了一声，立即有几个大汉进来，扯住老头往外拖。

几个小时后，老头脸如黄蜡，跌跌撞撞地被推了进来。他站立不稳，一头栽在那叠白纸上，痛苦地用手紧紧捂住胸口，然后，哇的一下，一口鲜红的血吐在白纸上。

白的纸，红的血，特别刺目！

我惊叫一声扑过去扶住他，他已昏沉地闭上眼睛，口里的血还在不断涌着，好一会才勉强睁开眼，望了我一下，艰难地吐出了几个不连续的字：“黑……红……白……”

从那以后，一晃又过了十年，如今，灾难虽然过去了，许多事却使人长久难以忘怀。特别是老头临终前吐出的：“黑、红、白”那几个字，老是在我眼前盘旋，化成无数黑、红、白的狰狞图案使我伤痛不已。

我也曾把这些写成材料，送给有关方面，却如石沉大海，久无回音。开始我是等待，后来，我逐渐明白，斗争还很复杂，可能还有人在变换色彩，掩盖事物的本色，我只有四处打听，寻觅。而且时常懊悔，我当时连老头的姓名也没问过……

有一天，领导上告诉我，某机关的批判会开得不错，叫我们去看看，学习学习。

走进这个单位的会议室，正有个衣冠楚楚的人在批判一个帮派骨干不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陷害好人。他说：“把红的说成黑的，是他们的卑劣阴谋”，他口才很好，善于用词。他指着那受批判的人说：“我们应该从爱护同志出发，给予回击。可是你……”听到这里，我心里为之一震，好熟悉的语句呵！我悄悄问旁边的人，“他是谁？”

“去年从别处调来的。听说从前也是个受压者。”

我努力注视这个人，方头大脸，神气十足。虽然鬓角多了几星白发，额头增添了一些皱纹，但，我还是认出了他。我明白了，这狡猾之徒，又在运用颜色的妙处，为自己涂刷一幅新的广告画。

等他发言完了，我才站起来说道：“我想起一句名言：‘你能在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偏偏有人

骗人不止，他以为只要提着几个油漆桶就可随意涂刷了，当他自己涂刷不来的时候，他就强迫别人干。记得十年前，我被关在××监狱，亲眼看见一个老头不肯把黑的涂成红的，白的涂成黑的，受尽了折磨……”

那个刚才还神气十足的人，愕然地望着我。当然，他认不得我了，那时候，我杂在身着黑色囚服的犯人中，他哪里会有印象呢！

我继续说道：“尽管有人用尽了手段，想把自己涂成红色，把别人刷成黑色，但是，历史有如长河巨浪，无情地冲刷一切，那些丑恶的东西，最后还是会脂粉褪尽，油漆剥落。黑的还是黑的，红的还是红的，白的还是白的。”

那个家伙的方脸顿时变黑了。他知道我一定会说起那黑的牢房，白的纸，红的血和那不肯随意调和色彩的倔强老头！

1979. 1. 于昆明

永远的告别

我的房门是虚掩着，外面的人不用敲门，轻轻一推就进来了。

这时候，我正蹲在床前收拾一堆旧书，以为是常来的熟人，就头也不抬的说了声：“请坐！”

进来的人用瓮哑的喉音说了声：“谢谢！”并没有坐，还是站着。

我感觉这声音陌生又有点熟悉。就抬起头来望了一下，不禁愣住了，“啊！是他！”

他比十三年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苍老多了，当年是脸色白皙，举止文静，如今，脸上是又黑又多皱纹，胡子杂乱地布满了双颊。可见他这些年，也是日子不好过。

他凄凉地向我笑了笑：“我是来落实政策。听说，你早从监狱出来了，顺便来看看你。”

我没有作声，只是望着他左胸口袋里的那支笔和那胀鼓鼓的象笔记本似的东西出神。

他尴尬地苦笑了一下，说：“这些年，我也是受够了罪。